

一方毫无经验幻想一夜成名 一方手握资源予取予求 重庆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近日,重庆少年钟一一(化名)的父母向记者投诉,称其在与上海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下经纪合约后,遇到种种心碎遭遇。

记者调查发现,这样的大坑在少年偶像养成过程中处处可见,众多默默无闻的未成年人被经纪公司霸王合同牢牢套死,进退两难。一方毫无经验,幻想一夜成名;一方手握资源,予取予求,最后杀出重围的只是极少数。

一边倒的艺人合同

上海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找到钟一一的时候是2017年6月,15岁的他刚刚在重庆一所中学参加完中考。早前,钟一一有过某偶像养成公司面试的经历,这让上海这家公司注意到他。

钟一一的妈妈李继妹告诉记者:“他们描绘得很好,说会给孩子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要给孩子请私人文化课老师,还可运作孩子高中毕业后进入上海一所戏剧学院。”

15岁的孩子对未来充满了梦想,对面临的风险却一无所知。签订合同时,李继妹也对合同中一些她认为的不合理条款提出了质疑,但对方告诉她,这是公司的格式合同,要么签约,要么放弃,没有修改余地。

“我们当时想得太简单了,也急于给孩子找到一条成功的途径。”一家三口虽然有些许无奈,但抱着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三人还是在合同上签字同意。

记者在这份“艺人合同”中看到,合同中对甲方(上海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权利约定得细致而全面,连乙方“谈恋爱、抽烟、喝酒”造成的后果如何处置都有约定,钟一一的权利归结起来只有“有权拒绝甲方安排的违反法律规定的培训和活动”。“这明显是个不公平合同,合同中基本上对甲方毫无约束。”钟一一的代理律师、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傅镭说。

最让人惊诧的是一条“不竞争义务”,约定双方无论任何情况下提前解约(包括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的解约),解约后,乙方在原合同约定的有效期届满之前,不得从事任何公开演艺活动、不能成立工作室、不能签新的经纪公司。否则除了赔偿之外,还要向甲方支付全部演出收入等额的补偿金。

甲方和钟一一签了11年的长约,也就是钟一一在26岁之前不能解约。哪怕双方都同意解约,钟一一解约后依然不能从事演艺活动,甚至演出的收入都要以补偿金形式上交给甲方。

“像做了一场滑稽的梦”

签订合约后,钟一一带着对未



网络图片

来的美好憧憬从重庆赶赴上海,加入上海这家公司的艺人培训中。

该公司的老板叫黄×,有些媒体称他为“一手推红TFboys的总策划者”。但这遭到TFboys经纪公司时代峰峻公开发文否认,称“黄×在时代峰峻非公司管理层,无决策权,所谓黄×为TF家族总策划,由他一手推红TF-boys等表述都是不准确的”。

黄×从老东家时代峰峻离职后,挖走原公司的练习生黄××、黄××、严××,成立了上海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从2017年6月到2018年6月,钟一一在该公司进行了一年的培训。他回顾这一年的经历,觉得“像做了一场滑稽的梦”。

首先是家长们极为看重的学习出现严重问题。钟一一告诉记者,他在公司的基本作息为:白天去一所中学读书,放学后参加公司的培训及表演、录制。公司主推的一个组合也在公开接受采访时说到了平时的日常安排:“几乎没有玩和休息的时间,每周一到周五白天上课,下午下课后就开始进行训练,周六周日全天训练,从不间断。”

这样的生活问题重重。钟一一说,下课后的训练和录制时间很长,时常忙到深夜,严重影响睡眠,第二天上课瞌睡不断,也学不进去。培训一学期后,钟一一回重庆来参加考试,750分的总分,他考了150多分。对于以考上上海那所戏剧学院为目标的他来说,这个成绩像个笑话。

至于训练中的辛苦、受伤,那都是小事,但有些事家长无法忍受。一位家长提供的微信截图反映称,在一次酒吧演出结束后,公司竟然叫上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的练习生一起去喝酒,在孩子们尚未成年的情况下,在合同本身也约定禁止喝酒的情况下,公司的做法明显欠妥。这一点也在钟一一父母向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提到。

李继妹至今还记得2017年11

月的一天,儿子打电话回来哭诉。她告诉记者,连续三个月儿子被培训老师辱骂。李继妹为此专门飞到上海,从侧面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儿子在粉丝中初步有了一些人气,公司怕他分流了主推的组合的人气,刻意对他进行打压。钟一一告诉记者:“那段时间,我真的不想唱歌了,做什么都心灰意冷。”

此外,公司招生时承诺的公开演唱、演出机会,却并不令人满意。除了参加一些关注度不高的公司内部自制节目的演出,钟一一唯一的一次有分量的出演,是参与一个街舞录制。

“这代价是否过大?”

2018年6月,在又一次考试只考了100多分后,钟一一逃离了上海回到重庆,进入璧山一所中学进行学习。

在上海训练一年,除做了一场成名美梦,收获一份无穷后患的合同外,孩子一无所获。

李继妹开始咨询律师,准备跟上海这家公司解除合约。

在诉状中,李继妹陈述了孩子一毛钱的演出收益都没拿到、教育管理松散、孩子被要求喝酒、演出节目被面部打码等解约理由。2019年10月,上海某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解约理由不充分,要求钟一一继续履约。家长表示,将继续上诉。

李继妹曾尝试过跟公司协商解约,对方提出要求赔偿150万元违约金。这个数字对于丈夫是单位司机、自己待业在家的李继妹来说无法承受,“他们这一年在我儿子身上花了有15万?150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更要命的是,国家教育部于2019年5月发文要求各学校加强高中学生学籍管理,不得招收借读生,不得为不在本校就读的学生空挂学籍。也就是说,公司之前为钟一一这些外地练习生采取的借读的做法违反了教育部规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后果就是这些未成年孩子无书可读。

前述北京长期代理娱乐圈案件的律师告诉记者,“由于在认知和资源占有上的缺失,未成年人签订演艺合同时处于天然劣势,往往出现合同期超长,明显有失公平的条款出现。以一纸合约来强制要求履约,等于会葬送孩子一生。这代价是否过大?”

整个偶像养成产业,从进入培训的练习生到围观的粉丝群,聚集了大量的中学生乃至未成年人,如不及时加以规范整治,对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将产生不良影响。

而家长们对孩子成长道路的狭隘视角、追求成名急功近利的心态,都会极大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并掉入上述种种陷阱当中,最终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重庆晚报

14岁少年捡到1万元钱后……

当1万元的现金唾手可得,14岁的少年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许家桥乡中学九年级学生姚俊江用行动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完璧归赵”。

日前,51岁的胡忠去广告公司制作了一面锦旗,计划专程送到学校。他告诉记者,不知道怎么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希望借助媒体好好表扬这位新时代的好少年。

这事还得从11月27日中午说起。由于家中经营的小店急需资金周转,胡忠当天来到许家桥乡中学附近的亲戚家借了3万元现金。他清楚地记得,钱是一沓沓的,共3沓,自己当时将钱小心地揣进衣服内袋里,然后去银行准备存好。可是他走到银行才发现,兜里的3万元变成了2万元。心急如焚的他给亲戚打了电话,确认钱并没有掉在家里,便心急火燎地沿原路返回寻找,可哪里还有钱的踪影?

胡忠懊恼之余,对找回现金没有抱任何希望。“心里特别难受,直到我接到亲戚打来的电话,说是许家桥乡中学有一名同学捡到了钱,让我赶紧去学校核实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胡忠说。在学校,经过反复确认,姚俊江及其班主任唐昌雄将1万元现金交还到胡忠手里。接过失而复得的这笔钱时,胡忠特地请周边的人给他们拍了张合影,激动地一连说了许多感谢,并强塞给姚俊江一个小红包表达谢意。

今年14岁的姚俊江是该校九年级学生,据他回忆,当天吃完午饭后独自步行返校,路过校门外的一家小卖部时,看到地上有一沓现金。“都是100元的人民币,有几张散开了,周围一个路人也没有。”姚俊江说,当时自己的第一个念头是失主丢了这么多钱,一定特别着急。但是现场只有现金没有证件,他拾起这笔“巨款”后,也不敢原地等待失主,都没顾上数清楚,便一溜小跑返回学校,径直交给了班主任唐昌雄。

“这丫头的表现一直都很不错!”唐昌雄说,姚俊江的家境其实很一般,他的父母离异后,一直和外婆租住在学校周围,年迈的外公还在周边打零工。姚俊江的善举一时在学校传开后,面对别人的赞扬,他很不好意思,只是一个劲地说:“没什么,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常德晚报